



JANUS
十八世纪研究

主 编

韩加明

顾 问

迈克尔·麦基恩

新开端 18 世纪英国小说实验

[美] 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 著

苏勇 译

*Novel Beginnings,
Experim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Fiction*

Patricia Meyer Spacks



JANUS

十八世纪研究

主 编

韩加明

顾 问

迈克尔·麦基恩

新开端

18 世纪英国小说实验

[美] 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 著

苏勇 译

Novel Beginnings,
Experim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Fiction

Patricia Meyer Spac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开端:18世纪英国小说实验/(美)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著;苏勇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7965-1

I. ①新… II. ①帕…②苏… III. ①小说研究—英国—18世纪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3472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Janus 译丛

新开端:18世纪英国小说实验

著 者 (美)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

译 者 苏 勇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封面设计 蒋 浩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965-1/I·1911

定 价 78.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主编的话

韩加明

南美洲的蝴蝶偶尔扇动几次翅膀,不久,远方山呼海啸。这已为世人皆知的蝴蝶效应道出了世界万物的密切联系,虽有时诸事看似相隔万里,泾渭分明,但探赜索隐,却是丝丝入扣。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我们的存在也依据自然的规律不仅在个人与他人,及至群体之间建立交错互动的关系,而且置身于一个由往昔、当下与未来织起的网中。生活在当下的世人往往想着于未来,效力于当前,有时不免忽略如此事实:未来之新是以往昔之旧为基,借助当下的中介促就。因此,了解这个世界的历史与过去,方能知晓时下的来龙去脉,也就能洞悉未来的风云变幻。基于此,我们推出以“雅努斯(Janus)”为命名的译丛。

雅努斯(Janus)是古罗马元初与转折之神,亦称双面神。他有两张脸,一面追思往昔,另一面放眼未来。英语中的一月(January)即源自于此。双面神同时也主宰冲突的萌发与终结,主司战争与和平。在他的神殿中,门若开启就意味着战争,门若闭合则意味着和平。在跨文化语境中,我们又赋予此神新的寓意,希望此套译丛以史为鉴,探究西方文明发轫之渊,而目之所及,关怀所至正是当下中国,乃至中华文明的未来。

当下中国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

的发展道路。然而,今日之伟工源自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源自封闭多年后我们开始了解世界这一事实。中国在历史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复兴中华文明,一如当年汉唐之于世界文明,这一使命感激荡在无数国人心中,也促使众多国内学者著书立传,为当下及未来的国运力陈个人洞见。在汗牛充栋的学术贡献中,系统译析剖析西方现代文明起源动因的学术名著是我们掌握当前世界智识成果的捷径,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鲁迅先生所言的,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煮自己之肉的盗火者心血之作。

西方现代文明的发轫源于 18 世纪的欧洲,英国则是火车头。这个孤悬亚欧大陆之外的岛国开现代文明之先。君主立宪制的逐渐成型为困扰人类历史的专制王权与国家治理权对立冲突提供了切实可行,效果颇佳的解决方案,奠定了现代政治文明基础;工业革命及重商主义不仅引领整个人类进入全新时代,而且以贸易、商业为主导的国家政策短期内让小小岛国有雄心与实力成为日不落帝国,此间订立的种种工商业行为操守成为现代经济文明指南;国民的富裕与时代的发展催生了文化需求,阅读时政期刊掌握咨询,学习得体举止;阅读小说感受审美愉悦,领悟诸多作家苦心孤诣力求塑就的时代意识,现代文化起源可以追溯至此。由此可见,18 世纪英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有机互动,彼此构建的样本,而此时的中国正是国人称道的康乾盛世,永延帝祚随后证明只是皇室呓语,探究两国国运的此消彼长内在原因能让我们明白现代文明发展的肌理,为当下与未来作出明智的选择。

自 18 世纪以降,世界文明几经跌宕,有太多值得关注之处。然而,纵览古今,放眼中外,不难看到文明的活力在于开放,在于兼容并包,由此才会有创新与发展。作为拥有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中国,一度习惯于“中央之国”这种封闭的状态,对外国文化与文明吸纳、借鉴方面存在不足,且总有循环复合的趋势。时至今日,新时代不仅要求我们融于世界,而且要求我们保持民族的个性,在此两者之间保持恰

当的平衡实属不易。此番努力中最难之处是破除一个个有形与无形思想禁锢,超越当前诱惑与困顿,把握未来发展趋势的思想启蒙。这是我们学人应尽的本份,也是我们应肩负起的开启民智之担当。

有鉴于此,本系列译丛从大量外国研究 18 世纪学术专著中遴选优秀佳作,以期在为国内学者提供学术参考的同时也为普通读者提供高质量,促使人思辨的读物。这些学术专著虽然涉及面不同,但有共同的特点,即从万花筒中选择一个精妙点着手,通过细致周密的分析将具有变革意义的文化现象发展脉络清晰且令人信服地呈现给读者,构思缜密,论证有力,而且才情具备,读来口有余香,是国内学者学术论述的极佳学习范本。

古人云,开卷有益,我们在此恭请读者通过相关研读获得所需学识,同时寄语此译丛能成为一座跨越时空,跨越族群与文化的思想之桥,让每一位在此憩息、行进的游人得以远眺与俯瞰世间的万般风景,也愿此桥如一道彩虹映落于历史长河,虽波光潋滟,但永存恒在。

谨此为序。

献给奥布里·威廉姆斯

品味雅而博；

览群书，人性亦能揣摩；

谈吐不凡，为人卑谦；

于人多溢美之词，于己理智当先。

致 谢

相较于我所写过的其他书,本书更应感谢我的学生——尤其是与我探讨18世纪小说,并给我以启发、使我茅塞顿开的那几届研究生。我同样非常感激麦拉·耶勒,她反复阅读了重要的章节,并总能使我更加准确明了、促我产生新的想法。如同过去的15年间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本书得益于我和杰罗姆·麦甘恩每周午餐时关于文学的讨论。布鲁斯·雷德福在构思初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而奥布里·威廉姆斯则同往常一样,以其生动有趣的谈话给我以帮助,谨以此书敬献给他。

目 录

第一章	激动人心的开端 /	
第二章	冒险小说 /	27
第三章	发展小说 /	57
第四章	意识小说 /	89
第五章	感伤小说 /	123
第六章	社会风俗小说 /	156
第七章	哥特小说 /	186
第八章	政治小说 /	218
第九章	《项狄传》和小说的发展 /	250
后记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	273
推荐书目 /		282
引 文 /		288
索 引 /		293

第一章 激动人心的开端

1719年,英国出现了两本畅销的虚构文学作品: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克鲁索》和艾丽莎·海伍德的《过度的爱》。随着识字人数的增多,一个日渐扩大的读者群正迫不及待地尽享各类虚构文学作品。而就在20多年后,塞缪尔·理查逊将会发表《帕米拉》。该书引起轰动,也引发争议,仿写,续写,以及其他的成文的回应更是纷沓而至。这些显著的例子证明,小说——那时它还不知道自己将被称作“小说”——已然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

像许多孩子仍熟知的一样,《鲁滨逊·克鲁索》讲述的是一个失事船只上的海员在一座荒岛上的身世沉浮。《过度的爱》包含了一系列半情色故事,由彼此认识的参与者串联起来,并以其中一个经历了多次情色体验的男人的幸福婚姻为结局。《帕米拉》讲述了一个15岁女仆的故事:她打破主人诱奸、强奸的企图,直至他迎娶自己,而后不得不直面她丈夫的贵族姐姐的强烈反对。这些例子表明,早期小说探讨了许多主题。如果这些小说家们只是在敷衍经典所坚持的文学必须起到愉悦和教诲作用的理想,他们在声称拥护后者时,却日趋强调着前者的作用。同时,他们也常坚称自己作品的真实性。理查逊就声明自己仅仅是帕米拉书信的“编订者”;笛福在他好几部小说前面加上了关于其真实性的详细声明。

但把笛福、海伍德、理查逊的作品称作“早期小说”的例子使文学史比实际情况更简洁了。小说的起始点和定义都存在着争议。当然，散文式虚构文学（prose fiction）从古典时期就存在。2 世纪时，朗戈斯笔下，达佛涅斯就追逐着克洛伊。甚至更早一些，在阿普列乌斯的想像中，卢西恩就变成了一头驴，踏上精彩的冒险之旅。古希腊人创造了传奇故事，中世纪的欧洲和亚洲也是一样。到了 16、17 世纪，翻译过来的精巧构思的法国传奇故事在英国有着广大的读者群。这些传奇故事——道德家们认为，因为它们突出爱情，故而威胁了年轻女性的道德健康——以上流社会美丽的少女为中心，她们众多的追求者们为效力于自己所爱的人面临严峻的、无尽的磨难。传奇故事以精巧的散文、闲适的笔调、繁复的细节讲述着与读者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故事。它们属于幻想的范畴，因此——像我们这个时期流行的爱情小说一样——满足的是想像的需要。

从 18 世纪的开端开始讲述关于小说的故事是一个主观的选择。之前写就的很多作品为 1700 到 1800 年间将要出现的作品做好了准备与铺垫，但这一主观设定的时间段见证了新的活力的爆发和一系列小说尝试，因此值得特别关注。本世纪早期出现的一个创新本身就引发了其后大部分的变化。像丹尼尔·笛福这样的作家开始围绕着想像中的工人阶级或是中产阶级人物的生平组织小说——不是每个男人或是每个女人，或是像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也不是像阿弗拉·贝恩在《奥鲁诺克》中有着超常能力的异邦“野人”；而是有着个性化特点、个性化生命轨迹的船长和女仆。这种发展的影响仍继续存在。

将新小说中的“普通人”当成中心人物并不是说 18 世纪小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恰恰相反：我要讲述的故事重点在于对现实主义的偏离。主要因为小说刻画的人物有着物质需求，普通的职业，相对常见的背景，所以它们才常常被描述成是现实主义的。另外，我很快会更全面地展示，这一时期的小说常常以可识别的方式反映它们

所植根的社会思想和动荡。我们所处的世界用事实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衡量现实,而18世纪小说常常依赖现实经验,但因为这些原因就把它称为“现实主义”则需要忽视其他许多:例如,它对明显的技巧的依赖程度、涉及到的得遂所欲,以及依赖太简洁而不符合现实生活轨迹的情节发展。这一章里除却其他,我还准备开始探究对现实主义的期待掩盖了的早期小说的方方面面,并让人们关注18世纪小说中幻想的复杂作用。我会从不同角度讨论这一主题。

在我们关注的这一时期,有些小说家对刻画细致的心理活动表现出了新的兴趣。其他作家则提供了社交界的大量细节。因此,他们的作品从有限的意义上符合现实主义的传统标准,即为现实提供了貌似真实的一个假象。但很多作品严重依赖夸张的技法,这是讽刺常使用的,也是感伤文学常用的;而且几乎全部作品展示的情节都是按需要而不是可能性发展的。小说的现实因素很重要: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反映、它们对社会阶层含义的兴趣,以及它们在调查深层次心理方面的努力。但那些方面并不是全部的重点。将18世纪小说看成是由现实主义主导的,会让我们更难看清它的复杂性和广度,更难体验它的丰富多彩。

从一个角度来说,不讲述妖怪和巫师的故事都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但泛泛的名称掩盖了18世纪叙事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其探索技法的种种可能性,从高到低可信度之广,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小说的特点。1957年,伊恩·沃特宣称“形式上的现实主义”是18世纪英国小说的重要特点,他选用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作为主要例子,忽视了一大批名声不那么显赫的小说家。差不多在50年之后,一定程度上因为沃特之后的几代评论家的努力,我们能看到更复杂、更令人困惑、更引人入胜的一副图景,考察更大一批有着种种抱负的作家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这些小说,我希望从一定程度上抛开现实主义的问题,一切重新开始,努力再现18世纪小说的多样性。

换句话说,我打算讲述一个关于18世纪小说的全新故事,一个

争论的要点是,很多故事尚未被发掘。像其他文学史上划分的各个时期一样,18 世纪可谓多姿多彩。如同其他文学史的叙述一样——实际上,如同所有的故事一样——我的故事将不得不为其连贯、为其简约而将事实化繁就简,但它会努力呈现出一个见证激进的文学尝试时代所有的躁动与力量,整个 18 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活力是它的标志,是新势力的首要证据——小说的命名本身就体现了它的“新”。到这一世纪末,小说已成为主导文体。亨利·菲尔丁早在 1740 年间就曾半真半假地试着将他的新文体与史诗结合,声称《约瑟夫·安德鲁斯》是“以散文写就的喜剧性史诗”(4)。尽管它不及史诗宏大,但小说确实是通过宣扬民族的价值及其自身在巨变时期的复杂的自我定位方面起到了传统上史诗所起的作用。

我把本世纪的小说首先当作文学,而不是社会文献或单一运动的实例来考量,将注意力不仅放在了其时著名的作家和作品上,也放在了几乎已被遗忘的作家的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叙事技巧,我所讲述的本世纪小说的故事同样也会竭力使 21 世纪的读者感受到面对陌生的观点以及陌生的刻画人物、活动手法时的喜悦,这也是本书对阅读行为及阅读过程的致敬。

本书旨在研究文学上的因与果,而非探求社会缘由;关注阅读体验,而非写作理论。沃特的著作《小说的起源》论述了新兴社会阶层及日趋增强的个人主义对小说的重要性,开创了一系列对小说发展中社会影响因素的重要研究,和之后其他的研究——比如,迈克尔·麦肯恩、保罗·亨特、南希·阿姆斯特朗和凯瑟琳·加拉赫所做的工作(参见“推荐书目”)——一起,沃特的著作作为了解 18 世纪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解读奠定了基础。我的研究重点在于了解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即对文本的关注。我的故事依靠并贴近小说本身,目的在于一方面刻画它们的个体性,另一方面展示它们之间的联系。为此目的,我对男性和女性作家一视同仁。一些近期的颇有价值的工作因女性作家的特殊贡献而将其作为一类作家去研究。这些评论成就

了思考男性和女性作家如何共同促进了英国小说发展的状况。

但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些小说所处的文化环境。在小说发展之前,英国日趋扩大的识字人群在传奇故事之外还能找到各种散文以满足其想像力的需求。舞台上,或是印刷的剧本,以口语化的机智的且与社会事件相关的语言,演出着一幕幕熟悉却富有想像力的复杂剧情。像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复辟时期和18世纪初期,戏剧都极为繁荣,但其主要模式却已发生了变化。流于淫秽或是色情的喜剧占据了舞台。复辟时期的喜剧中,爱情常以游戏、战役,或是两者兼备的形式出现。观众习惯于快速推进的剧情和连珠的妙语,而后者进一步推快了剧情,并同时娱乐了演员与观众。同样地,这一时期的悲剧注重修辞,彰显语言的力量。在喜剧与悲剧中,类型人物都一样深入人心:鲁莽的武士,单纯的村妇,带些匪气的英雄。这些角色在继踵复辟时期戏剧的小说中都会再度出现。这一时期蜂拥到剧院的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为即将到来的愈加复杂的小说形成做好了准备。

为即将出场的小小说铺平道路的还不仅仅是各类充满活力的散文,社会变迁也影响、甚至塑造了正在发展中的小说。毋庸置疑,所有的时代都会历经变迁,但18世纪的英国经历了极为剧烈的变迁。在这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之中,这个国家是和平的。标志着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乌得勒支和约1714年签订之后和美国的殖民者们造反之前的这段时间,英国(1707年与苏格兰达成政治意义上的联合)再没有卷入任何战争。然而,在这战事平静的背景下却是暗流涌动。

整个世纪城市化运动都无可抗拒地推进着,甚至是加速地推进着。城市化大都意味着向伦敦的进发,因为对那些生活在农村、为贫穷所迫的人来说,伦敦代表着无限的机遇。农村的圈地运动扩大了大地主们的私有财产,却加剧了农业人口的贫困,甚至使他们丧失了生计。到1800年时,华斯华绥将“城市中日趋增加的人口”当作是国家病的一个病症。男人、女人们涌入伦敦,却通常是奔向了苦难与

潦倒。创业才能与精力可能会有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丰厚回报,但这城市却会一直是——像许多小说提醒读者的那样——一个让人陷入人身危险与道德陷阱的地方,其居民或是堕落成罪犯,或是面临犯罪行为的诱惑。

18 世纪的伦敦犯罪行为猖獗,惩处极为严酷:因为偷了一块布,小说中的摩尔·弗兰德斯和现实中的她的同行都会冒着被绞死的风险。针对财产的犯罪量刑很重,因为财产——不只是土地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财富,还有金钱和物品——越来越重要。金钱(和爱情)是小说至关重要的主题,也是这一时期人人关注的焦点。

我们现在对金钱习以为常——不是对它的拥有,而是对它的存在。当 18 世纪开始时,金钱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它所代表的权力却是到这一时期才引起特别重视。金钱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有了新的含义,成为一种全新的存在。文学现实总体来说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早先诗作者和散文作者得益于恩主制度:有钱的男女——通常是贵族——对其喜欢的作者赠予礼物或是闲差,为他们提供了不甚稳定的生计;而作家们则因仰人鼻息,为生计可能会去歌功颂德。多数作家缺乏社会地位,和这一点也有关系。

- 旧式的恩主制度开始逐渐缓慢地被更为直接的卖文方式所取代。⁶“订阅”是一个流行的方式。通常一个出版商(也有时直接就是作者本人)会为一个将要出版的书征集预订,有钱人有时可能一订就是很多本。订阅者增多后,出书前通常会发行一本按等级排序的名单,以证明这一文学冒险的可信度。作家们以此不仅提前得到了报酬,也会从旧的恩主制度得到好处。另外,他们还能保证自己的书有读者。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当一位作家找不到出版商或是别的办法时,他可以选择自己出钱出版他的书,超出出版费用之外的获利则大部分归他所有。也可以是出版商自己承担出版的财务风险,给作家一定的酬金,而超出出版费用的获利归出版商。尽管没经验的作者

常常会接受出版商给出的价格,但更有经验的作者会讨价还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额也越来越大。

识字人数的增多也使文学市场扩大了。我们很难找到具体的依据,因为缺乏 17、18 世纪可靠的读者与作家人数统计数据。但历史学者们认为,当时英国社会各阶层的读写能力都增强了,形成了一个新的读者群。因此,到 18 世纪末,让孩子识字已然成为定式。出版与写作越来越有利可图已是国人尽知。17 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出版商都在伦敦发展,而 100 年之后,无数的出版社则在英国的小城镇遍地开花。

现在一小部分人能够以写作为生,尤其是以写小说为生。这一点对女性尤为重要,因为她们所能从事的合法的赚钱职业少之又少。作为职业,写作对女性来说勉强算作体面,仿佛与卖淫有关,但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却又没有像,比方说,演戏,那么丢人。很多女性以写著引人入胜的小说养活自己,甚至是家人。尽管这一职业的从业者只占迫于生计的女性的一小部分,但这标志着对女性开放了一个机会,也给了很多人一个真正的谋生手段。本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有相当数目的序言和题词中宣称女性作家冒险出书只是出于其子女、丈夫,或是年迈父母的生计考虑。 7

尽管当时女性小说作家人数众多,但到了 20 世纪,能被记住名字的已经相当少了。直到最近,在多数学生的印象中,简·奥斯汀之前能代表女性小说作家的可能只有弗朗西斯·伯尼。18 世纪女性作家相对较低的知名度一部分是因为她们之中很少有人写因笛福、菲尔丁、斯摩莱特而流行起来的角色众多的“写实”小说。像我们将要发现的那样,女性是主要的尝试者,她们在当时有一个很大的读者群。18 世纪后期,缴费借书的租借图书馆使这一读者群进一步扩大,其老主顾中有很多女性,而女性和男性也都为其提供作品。

说实话,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是否体面令人置疑,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女性写的多,读的也多。道德家们坚持认为,小说能使人堕

落。18 世纪中期称霸文坛的赛谬尔·约翰逊曾为小说的特性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如果小说提升了德行,它们会对人类行为有着宝贵的洞悉。但约翰逊认为,除非这种洞悉具有引人向上的态势,否则毫无价值。亦正亦邪的“混合型”角色(如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对读者的道德观一定是有危害的。约翰逊自己就积极地参与到文学社团的活动中,其成员写的大多是诗歌、道德文章,或是文艺批评,而不是小说。他以文谋生(老年时,他得到了一笔政府津贴),但他的文章都避开了虚构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说,女性与小说写作的联系表明了二者的琐碎无聊。而女性常要靠写作赚钱也抹黑了她们自己:公然宣称文学创作是出于经济动机有悖于传统上赋予文学的崇高的道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最为著名的男性小说家们——笛福,身兼数职;菲尔丁,地方法官;理查逊,印刷商;斯摩莱特,医生;斯坦恩,神职人员——都在小说写作之外有赚钱的营生。

8 文学可以,也确实可以被当作其他商品一样,是商业的组成部分。其交易涉及到无数人。文学与商业的密切关系伴随着商业在其他领域的拓展。英国正成为一个商业国家,这一事实有着极大的反响。

这不仅仅事关国内市场的买卖。或通过谈判,或通过征服,这个国家正变成一个帝国,拥有无限的贸易机会。本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在诗中还赞美了万木成舟入海,使国家富庶强大的图景。随之而来的是对奢华的追求(为道德家们所诟病)。英国女性要的是中国的茶和瓷器,印度的羊绒和香料,加勒比地区的糖、咖啡和珠宝,以及世界各地的丝绸。奴隶贸易的扩大促进了繁荣。英国国内不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但它的商人们却自由地从事着人口的贩卖与运输。

赏玩瓷器和珠宝的上流社会女性在做女红、逛街、访客以及掌握应酬的技能之外,几乎无法从事任何职业。她们闲适的生活是对其丈夫财富的很好注脚。如果没有丈夫,她们属于自己的父亲。很少女性有可由自己支配的钱。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甚至无权拥有自